

台灣 文亦奇

玉手

血手



玉手血手

台湾·文亦奇

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印张 5.625 字数 114400

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7—5057—0217—3/I·128

定价：2.20 元

玉手血手

一 天云寺无尸人头

“呜！呜！呜！呜！呜！呜！呜……”

三更过后，无月无星，天空幽暗得如一块黑布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但听到不远处传来女人悲怆的哭泣声，时断时续，随着夜风吹过来，传到附近的人们耳朵里。惊醒了他们夜半的梦，给这哀怨哭声扰得毛骨悚然。

“师父，师父，您听呀！哭声好凄凉呀！师父……那，那……是女鬼在哭么？”

哭声惊醒了“天云寺”中的小和尚悟心，他从被窝里钻出头来，这悲凉的啼哭，扰得心里发毛。忙推推睡在他身边的老和尚，轻轻的问他。

“阿弥陀佛……”老和尚也被哭声扰醒了。他宣念佛号，并不回答徒儿的问话。

小和尚听见师父醒着，顿时壮胆不少，继续问：

“师父，那哭声好象是从我们寺后停厝棺材的那排破屋中传来的，好怕人呀……师父，真是鬼哭么？”

“……”老和尚不回答。口中不断的低声宣念佛号。事实上他也不明白那哭声从何而来，不知如何回答悟心的话。

但他不再躺着睡觉，坐了起来。在床上盘膝坐定，双手合十，闭目念佛。

“呜！呜……呜！呜！呜……呜！呜……”

哭声更加清晰，一声声打动人们的心弦。好象有无限的哀伤，自哭泣中发泄出来。小和尚十分害怕，但看见老和尚已坐起了，勉强提起勇气，探头观望窗外。

“呀！师父！您看呀！破屋里有灯光！那是鬼火吗？啊呀！寺里闹鬼了，真不得了，吓死我了！”

小和尚又惊叫起来，手指窗外，发抖的说。老和尚张开双目，向窗外膘了一眼。这窗口正好看见远处停柩的破屋，果真闪着灯光，自那儿射来，摇曳不定。

“那是鬼火么？还是有人在这破屋内？”老和尚心中盘算。他也猜度不透。

“悟心，不用怕！你点个灯笼，去破屋瞧瞧吧！”老和尚自己静坐不动，却叫徒儿去探视。

“啊哟！师父！白天我都怕上破屋，晚上怎么敢去瞧……碰上了鬼会摘走脑袋瓜子，师父，我还想活下去，不愿意死哩！”

小和尚吓得面无人色，慌忙躲入被窝里，用棉被盖住了光秃秃的小脑袋。真象是要给恶鬼摘走似的！不管师父如何喊，

他抱定宗旨，今晚决不上那个鬼地方去。

老和尚喊不动徒儿，也不强人所难。这夜就在“呜呜”哭声中过去。不久就鸡鸣破晓，那哭声也终止了。

那是在清末光绪年间，宝庆县内发生的怪事。

第二天早晨，老和尚做完了早课诵经，想起昨夜听见破屋中哭声和灯光的怪事，就关照小和尚，一同前去观看个究竟。

“师父！我怕呀！心里还在发毛！也许那鬼怪还没有离去，我们撞上了就没命啦！”小和尚踌躇不前，面有难色。

“真是胆小！光天化日，哪有鬼怪出现！快跟我走！”

小和尚无奈，只好跟在师父背后，上破屋去探视。他们推开“吱吱”发响的木门，但见屋内蛛网密布，灰尘厚积，一阵难闻的霉烂臭味，直冲入鼻子。

这一排五开间的矮小破屋中，密密层层地停厝着棺材。和尚为了增加容纳量，采用立体方式，制造木架来叠放灵柩，木架分上中下三层，各层放一个棺材。以致破屋内厝了五、六十具棺木，“住”着五、六十个死人。格外的阴森恐怖，好似到了鬼域。

在寺院内暂时停厝棺材，是中国人的风俗。有的是子孙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土地安葬上辈，或是异乡作客的人，突然死了，棺木一时不方便运回家乡下葬，就暂时的停厝在庙宇内，过些日子再运走。但也有一厝数十年，子孙不理或无力安葬的，这棺材就成了长期的寄厝者，乏人照顾。甚至灵柩的外层没有经过磁漆的好好保固，或是棺木太薄，质料又差，以致经不住长久的停放，发生蠹蛀腐朽的情形，成为鼠蚁的窝……

寺院内的和尚在棺材运来停放时，向丧家收一笔钱作停厝费。要是到了清明时节，死者的亲友来致祭，再捐些钱给寺院作照顾费用。但事实上和尚很少去照顾这些棺材，听任他们安静的放在破屋内，消磨永不过完的漫长岁月。

现在，听到晚上破屋中有灯光和哭声，老和尚带了徒儿来巡视。他们开门进去，各间屋内观看一番。一具具棺材仍是静静的在木架上，没有什么异样。

除了几个小老鼠窜出来，惊吓了小和尚，他们看不出破屋内昨夜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“阿弥陀佛！师父，我们走吧！”

小和尚心中还在吃惊，不敢面对这些死人，在破屋内久留。他扯扯老和尚的袖角，催着快走。

老和尚胆子比较大。心想：昨夜的哭声和灯光，确定是从破屋中传来，不管什么事，且让我烧一柱香，默祷一番，请这些死者的鬼魂安息，不要在晚上吵闹了。

他打定主意，就在破屋的中央，那只放着烛台香炉和一具观音佛像的平桌上，点了三支香，双手合十，闭目向着那些棺材诵念佛经。

这时，小和尚突然张大眼睛，发抖的摇动着老和尚衣袖，说：

“师父！你看呀！怪事！真是怪事呀！”

老和尚被他吵得张开眼来，诧异地问：“什么怪事呀？”

小和尚手指那座观音，惊慌地说：

“这……这……观音菩萨的手上有血呀！”

“胡说！观音菩萨手上，怎么染血？”

老和尚斥责悟心，他也去仔细观看。那座观音像一直放在破屋内，陪伴着这群死人，已有好多年了，从来没有出现过怪异，怎么手上染血呢？

这座观音是泥塑的女身立像，造像的年代很久远了。佛身外的涂金斑驳脱落，有些地方已露出泥土痕迹。她头披观音兜，身穿袈裟，赤足站在莲花上。神态清秀飘逸，法相庄严慈悲。左手直竖胸口，右手伸出，手心向上的摊示，似乎在作普渡众生状。观看了这座菩萨，心中就会肃然起敬。

这观音与众不同的地方，就是她的双手，并不涂金，而洁白如玉。光泽滋润，好象真的手一般，非常纤细精巧。所以，大家都叫她是“玉手观音”。

现在，老和尚也象他的徒儿似的，眼睛张大得如铜铃，观看那座观音的玉手。果真发觉右手的手心上，染着暗红色的东西，好象是血液。还有数点滴落下来，溅在佛像前的桌面上。

“啊哟！这是什么呀？”老和尚吃惊，用手去摸那暗红色的东西……

手指的感觉是湿湿粘粘的，涂上没有多久，还不曾干透凝固。所以，老和尚的手指上，也染到一些。他放到鼻孔边闻嗅。

一阵血腥味，直冲入鼻子！老和尚一辈子吃素戒杀，远离血腥，突然闻到它，简直要咳呛呕吐。难受极了。

“阿弥陀佛！这真是血呀！”老和尚这时确定了。但他不明白，怎么观音的玉手上有血呢？

是观音手心中渗出来的吗？他想不是。那是有人把血染

在观音的手上了？这血是什么血呢？人血还是动物的血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是谁干的恶作剧？老和尚莫名其妙。

“阿弥陀佛！罪过！罪过！”老和尚除了说这两句话，实在研究不出什么来。

“师父，准是昨夜闹鬼，那鬼戏弄了菩萨！替她手上涂了血哩！”小和尚在作解释。

“……”老和尚不置一辞。他心想：观音手上染血，绝不是吉祥之兆，他必须在破屋内，再仔细的观察一番。

老和尚的眼光在搜索，不久落到平桌上的小烛台。看见它插了一对新的白蜡烛，已然去了两寸许。烛台和蜡烛上没有灰尘，是最近换上点燃的。

他又注意到平桌边，地上那只焚化冥镪的铁锅，里面有新的灰烬，象最近有人烧过纸钱。

老和尚心想：现在不是清明节，很少人来致祭。但从这些迹象看来，是有人来过。他猜测是昨天晚上，有人秘密来祭亡魂。因为他们听到哭声，看见火光，且确定这个人是女的。可能观音手上的血迹，也是她染上的。

“那个人是谁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老和尚已查得一些眉目，但他却回答不出这两个问题。

老和尚和小和尚继续在破屋内搜寻，果然，又有惊人的发现。悟心在平桌下边，找到一个瓦坛……

“师父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象以前没有见过。”

老和尚也觉得奇怪，叫徒儿打开用红布包扎住的坛盖，仔细看坛内的东西……

这一看又使他们大吃一惊。小和尚尖声高叫起来。

“师父，那……那……是人头呀！”

这声叫喊，把老和尚也愣住了。果然，坛内放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。因为宰杀没有多久，面目如生，尚未腐烂。而恐怖的死相，染血的面孔，使这对老小出家人吓得目怔口呆，好久说不出话来。

“啊哟！这……这……出了人命呀！师父！不得了啦……怎么有个人头放在这儿哩？”小和尚惊魂甫定，抖抖的讲出这话。

老和尚比较沉着，想了一想后，叫小和尚盖好瓦坛盖子，立即掩上破屋的门出去。赶到城内县衙门，向捕头蔡福报案。

二 怡红院无头人尸

当老和尚去报案之前，县城内已闹得天翻地覆，鸡犬不宁。原来在县衙门后边，穿过三、四条街，不远处有家“怡红书寓”。这“书寓”的名称虽然很雅致，但名不副实，只是家妓院而已！院内有十多个花枝招展的“女校书”，只会陪客饮酒，唱小曲作乐，而胸无点墨，根本不会校书，也不会吟诗作画等文雅事儿，只是“挂羊头卖狗肉”而已。

但事实上，在文风并不兴盛的宝庆县内，到这儿来的嫖客，并不是高雅文士，也用不到文绉绉酸溜溜的吟诗作画。只要看得中意，付了银子，就可灭烛留髡，和妓女们过夜。

在昨天昨上，“怡红书寓”中灯火辉煌，游客如云，十分热闹，和往日并没有什么异样。但到了今天早晨，有个姑娘发狂的奔跑狂叫，惊起了众人。她惊慌喊道：

“不得了！丽红的房间里出了命案啦！有人死啦……”

这一声叫喊，立刻吸引大家奔向丽红的房间去，观看究竟。他们闯入屋内，但见一个割去脑袋的男人，赤裸裸的躺在床上，只有被角掩住他的一部分身体。

至于昨夜陪他过夜的丽红姑娘，被绳子捆绑在地上。嘴内塞了手帕，以致叫不出声来。

那个发现血案的姑娘，名叫秋云，她早上起来，看见丽红的房门虚掩着，她以为客人走了，就隔着房门问：

“丽红，客人走了吧！我可以进来吗？”

丽红没有回答，她就推门进去。发现血淋淋的无头男尸，以及绑在地上的丽红姑娘。秋云慌了，忙奔出去大叫，喊起了众人。

主持“怡红书寓”的老鸨是高月娘，她四十多岁，在江湖上混过，是见过世面的人物。在她的“书寓”内出了命案，镇静地赶走众人，详细查问内情。

他们解开了丽红的捆绑，高月娘首先盘问她，但丽红所知不多。她说：

“昨夜多喝了一点酒，很早陪客人就睡了。半夜里醒来，发现被人绑住，嘴里塞了手帕，叫不出来。那贼人如何杀害客人，我没有看见，不知道。”

现在，首先要查明白，被割去头的男人是谁。高月娘不禁叫起苦来，原来他不是别人，正是宝庆县知县大老爷何九如的儿子何望安！竟横死在“怡红书寓”内，且被砍去了脑袋，这样重大的命案，就是经过大风大浪的高月娘，也皱起眉头，感到担当不住。

高月娘知道瞒不住，忙把县衙门里的捕头蔡福，刑名师爷牛秀德请来，向他们报案。同时又暗中送了牛师爷两百两银子，请他多多帮忙，不要因此坏了她的生意。

蔡福和牛秀德见了死的是县太爷的公子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匆匆问过丽红等人，查不出凶杀的真相和破案的头绪来。只有扣押了丽红，硬着头皮回衙门来向知县何九如报告。

何知县夫妇听得儿子死在妓院内，连脑袋都给人割去了，真是气愤悲伤得几乎昏过去。立即限蔡捕头在三天之内破案，捉住凶手法办，并且要把“怡红书寓”勒令关门。

得了高月娘好处的牛师爷就开口了：

“东翁，限期蔡捕头破案，这是应该的。只是勒令关闭‘怡红书寓’，还得从长计议，不要进行。”

“哼！这种伤风败俗的销金窟，陷人坑，早该关门停业，为什么不能封它的门呢？”何大老爷过去没有发觉妓院的伤风败俗，如今儿子死在陷人坑内，就气愤得要封它的门，整顿风俗了。

牛师爷摇摇手道：“东翁，这个使不得！因为公子死在这种地方，如果闹了开来，流言蜚语，传到御史言官的耳朵里，参奏一本，影响到东翁的前程呀！”

何九如一听，牛师爷所言有理。儿子死在妓院里，说出来实在丢尽脸面。要是给御史知道，准会弹劾他管教儿子不严之罪，那么这“七品正堂”的知县前程，岂不就此葬送了么？

何知县点点头，态度软了下来。道：“牛师爷，不封妓院的门，实在太便宜那老鸨了！”

“东翁，目前最重要的是破案擒凶，为公子之死平冤。因为死的地方，有碍东翁颜面，还是网开一面，不要封妓院的门，不张扬为是！就是将来破案之后，在申详到知府、臬司和刑部的公文书上，也避重就轻，不提‘怡红书寓’为是。如此才可不影响东翁前程，且可保住公子的名声。”

牛师爷的一席话，是高月娘二百两银子买来的。按住了何知县的心头怒火，悄悄地把何公子的尸体运回来，使“怡红

书寓”仍得照常开业。只是牛师爷关照高月娘，不许把何公子死在“书寓”内的消息透露出去。且叫她暗中调查，注意可疑的凶手。

现在，破案擒凶的责任全部落在蔡捕头身上。他召集三班捕快秘密谈话，要他们立即查出杀害何公子的凶手。

“蔡捕头，我们都明白何公子为人，喜欢寻花问柳，在妓院里玩耍。如今又死在‘怡红书寓’，我们猜测，死因十不离九，必和女人有关！”蔡福手下得力的捕快“一枝花”徐庆发表意见。

蔡福点点头同意，道：“是的，我也这样猜想，而且认定必和‘怡红书寓’有关！”

“蔡捕头，何公子在书寓中寻欢，有没有争风吃醋的事呢？这是最容易惹起纠纷的事呀！”

蔡福道：“我已查问过高月娘、丽红等人，问不出线索来。你们现在去查，一定要在三天之内破案！”

“这……三天破案，限期太紧迫了！”徐庆摇头表示困难。

“这是何大老爷规定的，决不宽限展期！你们快去侦查，要是到期查不出来，哼！大老爷发了火，咱们大家倒霉！全班挨板子有份……”

捕快们听说到期不破案，全班挨板子打屁股，而且死的又是县太爷的儿子，他们哪敢怠慢，全体出动侦查去了。

说到过去捕快办案，没有那套科学侦查的知识，更没有保障民权的观念。他们只是来到歌台舞榭、酒楼茶馆等场合，找寻可疑的人们，要是有所发现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条铁链

套住嫌犯的头颈，拉了就走。拉到了县衙门的捕房内，不先问案，先把嫌犯痛打一顿皮鞭木棍，杀杀威势，再逼问口供。

要是鸡零狗碎的盗窃案子，境内鼠窃就是这几个人，刚巧找对了犯人，瞎猫碰上死老鼠，就此查出破案的也有。但是发觉抓错了人，痛打一顿后又悄悄放走的，为数更多。当时老百姓能无罪释放，已是饶天大幸，哪敢去告捕快们枉法私刑，滥捕无辜哩！

所以，何公子的无头命案一出，立即骚动了宝庆县城，凡是过去犯过案的地痞流氓，都被捕快捉了去，严刑审问，追查杀人凶犯。可怜那些人们毫不知情，受尽皮肉之苦，也供不出是哪个人干了这神秘的案子。

当捕快们把县城内闹得天翻地覆，鸡犬不宁之际，郊外天云寺的老和尚悟静来报案，说他的寺内发现了一个人头，蔡福忙带了徐庆等捕快，赶去查看。

他们来到天云寺的后院破屋，揭开那个瓦坛，取出人头观看。嘿！蔡福不用细认，就看出了正是何公子的脑袋！

这真是重大的发现，使案子有了突破性的进展。但是，凶手是谁？为什么把脑袋放在天云寺的破房内？他为什么要杀死何望安？这仍是疑云层层，未能揭晓。

蔡福就询问老和尚发现人头的经过，悟静自昨夜听到哭声和灯光说起，详详细细的说出来。

“……”蔡福仔细听了，沉思不语，眼睛不住的在破房内打转，希望在这些阴森森的棺材堆中，找到破案之机。

小和尚站在一边伺候，听老和尚讲完后，提醒道：

“师父，你还没有提到观音玉手染血的怪事哩！”

“什么观音玉手染血？”徐庆奇怪的问。

“是这样一回事……”老和尚指着玉手观音，仔细的说明染血的怪事。

“唔……这真是怪事！想来观音玉手上的血，就是何公子的血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”蔡福问。

“……”大家沉默，没有人能回答。因为如果能解此谜，也可说是希望破案了。

蔡福的兴趣集中在那座玉手观音上，仔细的观看。问：

“这座观音像不供在前院大殿上，怎么放在这里？”

“这……那佛像不是我们寺内之物，是寄柩的丧家放在这里，陪伴死者亡魂的。”老和尚回答。

“唔……供在这儿有多久了？”蔡福追问。

“大约有三年多了。”

“在这三年多的时间内，观音的玉手曾染过血，或是有其他的怪异事情么？”

老和尚摇摇头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平平安安，毫无怪异，也不见染血。”

徐庆继续问：“这是谁送来供奉的？”

“这……让老纳想一想，好象是……一个年轻的姑娘抱来供奉的。她把父亲的灵柩寄放在寺内，至今还没有运走安葬哩！”

“那个姑娘是怎样个人，你还记得么？”

“这……那天送柩披麻戴孝，老纳没有看清楚。”

“她寄放的棺材，是哪一口呢？”

“这……让老纳查看寄柩的帐册，才能知道。”

老和尚取来帐册，仔细的查看，不久就找到了，说：

“有了，在三年前的三月初八日，寄放这口棺材，死者是薛南天，寄柩者薛小青。”

他们很容易找寻，在平桌的后边，靠左一排中间层中，放着的棺材头上，黑漆底金字，正写着薛南天的名字。

“薛南天……”徐庆想了想，道：“这个人名很熟，好像是江湖上有些名堂的人物吧！”

蔡福不愧是老江湖，见多识广。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我知道薛南天，他曾在县城内开设‘安南镖局’，在过去是相当有名气的镖头，只是那家镖局，早已关门好多年了！”

徐庆也想起来了，说：“就是他！唉……想不到他死了，棺材停放在寺内，蛛网尘封，没有入土为安的下葬！境况真是凄凉呀……”

他们面对薛南天的棺材，相视无言，心中盘算着命案。

现在查出了玉手观音是薛南天的女儿薛小青送来供奉的，这是条侦查的线索，因为昨天晚上老和尚和小和尚都听到破屋内有女人的哭声。这个神秘的女人，深夜来这儿致祭，她是不是薛小青？

徐庆心中这样想，蔡福也是这样想。但蔡福心思更加细密，道：

“我们查这座玉观音的来历，发现了薛南天和薛小青。但他们是不是真和命案有关系，还要仔细的查证。因为别的凶手也可以把鲜血染在观音的手上，昨夜致祭的人，目前还不能确定她是薛小青。”

“是的！我们必须查明薛南天父女，把薛小青找出来！”徐

庆同意捕头的话。但人海茫茫，要找个姑娘，也不是项容易的事。

蔡福好象在问自己：“昨夜来致祭的女人，到底是谁？她是杀害何公子的凶手么？和何公子有什么冤仇？为什么割下脑袋来致祭？又为什么要用鲜血抹在观音的手心上？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……”

这一连串的问题，蔡福回答不出。是必须一个个找到解答，才能侦破命案。

他是老捕快，做事冷静沉着，不动声色。把何公子的头拿回城内，让它和尸身缝合安葬之外，天云寺停柩破屋内，任何东西都保持原状，不许移动。

而且关照和尚们，只当没有发现这件事，不准对外声张。因为，蔡福预感到这个神秘女人可能还会来破屋夜祭。免得打草惊蛇，所以要和尚们保守秘密。

同时，他派了两个得力的捕快李五和刘七，化装成做杂工的工人，埋伏在天云寺内，日夜监视破屋。只要一有动静，立即向蔡福报告。

自天云寺回来，蔡捕头立即展开调查薛南天父女的工作，他分头访问，探查“安南镖局”的往事。

不久他遇见外号“矮脚虎”的孙平，孙平原在薛南天的镖局内做镖客，现在年老休闲在家。听见蔡福问起这档事情，孙平长叹一声，道：

“唉！蔡捕头，这是十七年前的旧事了。那时您还没有来宝庆县做捕快，所以不明了这件命案。我是跟着薛南天行走江湖，亲眼看见的哩……”